

人民文学出版社 新中国60年长篇小说典藏

暗示

韩少功 著

暗示

韩少功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暗示/韩少功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人民文学出版社·新中国60年长篇小说典藏)

ISBN 978-7-02-007448-8

I. 暗… II. 韩…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61826号

责任编辑:杨柳

装帧设计:何婷

责任印制:王景林

暗示

韩少功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编:100705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335千字 开本880×1230毫米1/32 印张12.75 插页1

2002年9月北京第1版 2009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000

ISBN 978-7-02-007448-8 定价31.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出版说明

在新中国六十年的历史上,几代作家在不同的时期创作了数以万计的长篇小说。我们作为新中国成立最早、规模最大、门类最全的专业文学出版社,素有“新中国文学出版事业从这里开始”之誉,长篇小说出版资源非常丰富。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之际,我们从业已出版的长篇小说中遴选出部分优秀作品,汇集成“人民文学出版社·新中国60年长篇小说典藏”一次性推出。这些书目的选择,兼顾历史评价、专家意见、读者喜好,以及题材和思想艺术风格的丰富性,它们集中展示了新中国长篇小说创作的伟大成就和发展变化,从文学的角度折射出中国特别是新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风貌。入选作品大都经过了时间淘洗,是可以流传的上乘之作。阅读或收藏,均富有价值。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9年5月

前 言

一个眼神，一顶帽子，一个老车站，一段叫卖的吆喝，如此等等使我们的记忆成了一个博物馆，也构成了真正的生活。我一直想解读一下生活中这些具象细节，读解这些散乱的旧物，就像要在字典中找出它们的定义。

这些细节常常在人们的言说之外，是生活分泌出来的隐秘信息，泄露出生活的隐秘原因，不大为人们所感知——我没有这样的字典。而且这些东西中既有事物自然的原象，也有传媒文化的造象，几乎无处不在，杂乱无序，缤纷万千，似乎远远超出了我的清理和解读能力。更重要的是，像大部分的人一样，我长期以来习惯于用语言来思考，习惯于语言对心智的囚禁，对于“非言说”的信息可能已缺乏感受机能。一旦离开语言，我并不比一条狗或一个小孩更具有智能的优势。

我眼下仍然处在言说之中，但一直没法遏止自己尝试的冲动，让自己能够闯入言说之外的意识暗区。我必须与自己做一次较量，用语言来挑战语言，用语言来揭破语言所掩蔽的更多生活真相。我在写完《马桥词典》一书后说过：“人只能生活在语言之中。”这有点模仿维特根斯坦或者海德格尔的口吻。其实我刚说完这句话就心存自疑，而且从那时候起，就开始想写一本书来推翻这个结论，来看看那些言词未曾抵达的地方，生活到底是否存在，或者说生活会怎样地存在。

《马桥词典》是一本关于词语的书，需要剖示这些词语的生活内蕴，写着写着就成了小说。而这是一本关于具象的书，需要提取这些具象的意义成分，建构这些具象的读解框架，写着写着就有点

像理论了——虽然我无意于理论，只是要编录一些体会的碎片。在这本书的第一部分，我将陈述一些隐秘信息的常例，包括场景、表情、面容、服装、仪式等事物怎样对我们说话。接下去，我愿意与读者共同考察一下具象符号在人生中的地位和作用，包括它是怎样介入了我们的记忆、感觉、情感、性格以及命运；我们还可以考察一下具象符号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看它是怎样介入了我们的教育、政治、经济、暴力、都市化以及文明传统。最后，作为一个必不可少也最难完成的部分，我将回过头来探讨一下语言与具象怎样相互生成和相互控制，并且从这一角度来理解现代知识的危机。

在我看来，知识危机是基础性的危机之一，战争、贫困、冷漠、仇恨、极权等等都只是这个危机外显的症状。这些灾难如果从来不可能被彻底根除，至少不应在人们的心智活动中失控，不应在一种知识危机中被可悲地放大。

还是在我看来，克服危机将也许需要偶尔打破某种文体习惯——比方总是将具象感觉当做文艺的素材，把它们做成图画、音乐、小说、诗歌以及电视连续剧，做成某种爽口的娱乐饮品顺溜溜地喝入口腹。这也许正是意识形态危险驯化的一部分。一个个意识隐疾就是在这种文体统治里形成。因此，如果说我以前也一直是这样处置和运用着具象，那么我现在更愿意把娱乐饮品呕吐出来，放到显微镜下细细测试，分解成不那么爽口的药剂。如果说我以前也一直习惯于把声象万态当做消遣休闲节目，当做天经地义的课外活动，那么我现在则要尝试着把它们请入课堂，当做一门主课，以此展开思考和争辩；反而把很多原来占有课时的抽象概念逐出门外，权当野炊、足球、玩泥巴、斗蛴螬一类课余游戏，权当感觉的对象。这就是说，我们有时需要来一点文体置换：把文学写成理论，把理论写成文学。这就像一群胡作非为的学生，在下课铃响起时上课，在上课铃响起时下课。

对于这一种文体破坏，我请师生们暂时谅解。

2001年4月

目 录

前言	(1)
----------	-------

卷一：隐秘的信息

言说之外	(1)
场景	(4)
家乡	(6)
色	(8)
眼睛	(10)
面容	(11)
相术	(13)
讪笑	(16)
证据	(18)
默契	(21)
声调	(24)
铁姑娘	(27)
骨感美人	(31)
老人	(33)
方式	(35)
抽烟	(37)
军装	(38)

中国当代作家韩少功系列

时装	(42)
裸体	(45)
颜色	(47)
忠字舞	(50)
俄国歌曲	(53)
《红太阳》	(55)
富特文格勒	(57)
乡戏	(59)
遮盖	(61)
鸡血酒	(64)
仪式	(66)
墨子	(70)
代沟	(74)
生命	(76)

卷二：具象在人生中

空间	(78)
记忆	(81)
爱情	(85)
女人	(89)
独眼	(92)
忏悔	(93)
朋友	(99)
身份	(102)
精英	(105)
摇滚	(109)
母亲	(111)
无厘头	(115)
亲近	(117)

迷信	(121)
传说	(123)
情绪化	(126)
感觉惯性	(130)
岁月	(134)
座位	(139)
角色	(141)
性格	(143)
聪明	(148)
观念	(152)
距离	(157)
劳动	(159)
怀旧	(161)
时间	(165)

卷三：具象在社会中

近事	(168)
文以载道	(172)
夷	(176)
野言	(179)
粗痞话	(182)
考字	(184)
党八股	(185)
镜头	(189)
卡拉 OK	(193)
广告	(197)
电视剧	(199)
学潮	(200)
《国际歌》	(207)

领袖	(210)
团结	(213)
甘地	(215)
电视政治	(218)
包装	(221)
行为艺术	(224)
书	(226)
进步主义	(229)
触觉	(236)
痛感	(239)
商业媒体	(241)
M 城	(245)
教堂	(249)
城市	(250)
假冒产品	(255)
郊区	(259)
拥抱	(263)
天国	(267)
文明	(269)
儿童	(275)

卷四：言与象的互在

真实	(276)
月光	(280)
秘密	(282)
消失	(286)
语言	(290)
词义	(293)
慧能	(298)

暗语	(299)
疯子	(318)
医学化	(321)
非医学化	(324)
潜意识	(325)
伪善	(330)
言、象、意之辨	(333)
烟斗	(338)
虚词	(339)
残忍	(343)
极端年代	(352)
地图	(361)
麻将	(371)
沉默者	(376)
乡下	(378)
附录一：人物说明	(380)
附录二：索引	(381)
附录三：主要外国人译名对照表	(384)
附录四：《暗示》台湾版序	李陀 (387)

卷一：隐秘的信息

言说之外

人是一种语言生物，但是在言说之外，人的信息交流和智能反应，其实从未停止和消失。

婴儿不会说话，仍有欢乐或烦恼的情绪可察，有要吃或要拉的哭声可辨。抽出嘴里的指头一指，是要奶瓶还是要布娃娃，父母一般并不会误解。

聋哑人没有听说能力，即使也不曾上学念书，仍不乏思想和情感的反应，可以胜任劳作、娱乐、交友乃至政治等诸多繁杂的人间事务。他们闪闪发亮的眼睛有时让人暗暗心惊，似乎那样的眼睛更能洞观一切。

正常的成年人也不是时时都需要语言。生活在北欧和希腊的很多人都善于沉默。北美印第安人对沉默更有一种特殊的欣赏，好朋友见面了，常常觉得没有什么好说，也没有必要多说，抽烟，喝酒，吃肉，听窗外的风雪，看眼前的炉火，好几个钟头内也谈不上几句话。此时无声胜有声，其实这正是他们之间深切友谊的更准确和更完美的表达方式。宋代学者程颢说过：“朋友讲习莫如相观而善。”（见《二程遗书》卷三）法国思想家福柯也说过：“我们的文化很不幸地抛弃了许多东西，沉默即其中之一。”（见《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

在很多时候，沉默不仅仅是语言的慎用，而且是彻底的删除。

面对突然车祸时的极度恐惧,投入两性交欢时的极度亢奋,路见不平时的极度愤怒,终于看见一球破门时的极度欣喜,能造成人如常言说的“脑子里一片空白”,实际上这只是语言的空白。但这个时候的人其实并不傻,恰恰相反,如果他们的脑子里还纠缠着名词、动词、复合句甚至格言警句以便决定下一个动作,那倒是真正的傻和特别的傻了。

前人把这种语言空白之中的意识反应称为“直觉”或“潜(下)意识”和“无意识”。我们暂且接受这些命名——虽然我们终将知道这里沉积着语言崇拜论的偏见。在这里,“无”意识其实是“有”意识,“潜”意识其实是“显”意识,它们只不过是超越语言和废止语言的另一种意识方式,名之为“无”与“潜”,并不准确。借重这种意识方式,图画、照片、雕塑、舞蹈、音乐以及无声电影,都曾大规模参与过文化的营构;同样是借重这种意识方式,当代的摇滚、时装、卡通画、游戏机、行为艺术等等,顺应着各种电子设备对声象的远程传输功能,更是在发动着一个个全新的文化浪潮,重新夺回一片片曾经由文字统治的领地,哪里是“无”?哪里是“潜”?

读书识字是重要的,但远不是智能活动的全部。很多人一直认为,书面的语言叫做文字,文字的运用构成了人类与低智能生物的重大区别,也成为人类得以积累经验和知识的特殊优势。也许是基于这种理解,“文明”“文化”“文雅”“文治”等中文词都是“文”字当头,“文”人和“文”士几乎成了文明的当然代表:这些食草食肉然后食“文”的物种,出入于学府,戴着眼镜或夹着精装书,以学历、学位作为自己精英身份的证明,作为自己理直气壮地进入权力等级上层的凭证。但他们在语言之外的智能活动里既没有受过足够训练也没有经过严格考核,其智商一定会比一个文盲更高?对世界的认知一定会比低学历者更通透?——我以前对这一点缺乏足够的警觉。

《淮南子》记载:“仓颉作书,天雨粟,鬼夜哭。”有前人说,天降粟雨是对人间出现文字的庆祝。其实我觉得那更是一种警告,一

种悲悯，一种援救，暗示着文字这种不祥之物将带来乱世，遍地饥荒已为期不远。

不然的话，寂寞长夜里的群鬼为何嚎哭不休？

场 景

火光也是语言。我第一次认识到这一点,是二十多年前。我到大队党支部书记家里去,请求他在我的招工推荐表上签字盖章。当时我是留在队上最后一名没有回城的知识青年,守着一幢空空的木楼,还有冬夜冷冷的遍地月光和村子里的零星狗吠。我被这巨大的安静压迫得几乎要发疯,便咬咬牙,一步一滑地踏着雪中小道去了书记的家。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平时总是黑着一张脸的书记,在家里要和善得多。他让我凑到火塘边来暖身,给我递上一碗姜茶,他老婆还拿一条毛巾拍打去我肩头的雪花。在我与他们一家数口暖融融地挤在火塘边的时候,在我嗅到了混浊的炭灰味、烟草味、姜茶味以及湿袜子味的时候,我预感到我会成功。

事实确实是如此,书记问我还有没有柴烧,一开始就有了人情的联结。他谈了柴以后就顺理成章地同意推荐我,完全没有提及我可疑的家庭背景,也似乎忘记了我在地里踩死豆苗之类的破坏行为。我心里一热,很没出息地湿了眼眶。

我相信书记并没有丧失他的阶级斗争觉悟,也仍然保留着以往对我的戒意,但这种戒意似乎只能在公共场合而很难在他家里活跃起来。由火光、油灯、女人、姜茶、邻居、柴烟等等组成的家居气氛,似乎锁定了一种家庭的亲切感,似乎给所有来客都涂抹了一层金黄色的暖暖亲情。书记不得不微展笑纹,不得不给我递茶,他的老婆也不得不给我拍打雪花,而有了这一切,主人当然最可能说一声“好吧”。

他在我推荐表上签了字,要我第二天去找大队会计盖公章。

很久以后我才明白,人情常常产生于特定的场景,比如产生于家庭而不是办公室。涉世较深的人,大多能体会出谈话的地点及场景很重要。卧室里容易谈艳情,山水间容易谈命运,歌剧院里容易谈风雅,接待室里的会见呢,受制于那些规格划一的座椅和谈话双方的遥远距离,不多出一些公事公办的原则,倒是不可理解。场景就这样常常暗中规定和引导着话题。一个官员若把来家里求见的下属挡出门:“明天到办公室里谈吧。”那已经差不多暗示了官员的提前拒绝,差不多预示了明天对下属来说是凶多吉少。正是出于同一道理,很多中国人都愿意把难谈的生意或者难办的公务拿到餐厅和酒吧里进行。倒不是中国人特别好吃喝,告别贫困年代之后,吃喝对于很多商人和官员来说已成为了沉重的负担。好累的一桩事呵,即使没有让他们吃出脂肪肝、高血脂或者心肌梗死,也常常让他们对着一张张红请帖烦不胜烦,倒抽一口冷气。但他们还是强打精神,倦容满面地奔赴餐厅,因为要求谈话的一方要的就是那个场景和氛围。那里没有办公桌相隔而是餐桌前的比肩抵肘,那里没有成堆的文件而有杯盘满桌,那里一般来说也没有上司的脚步声而有解开的领带和敞开的衣襟,于是那里最能唤起人们身处家庭时的感觉,最容易使主客双方把他们的关系暂时性地定位为“哥们儿”一类的关系。在这个时候,餐厅和酒吧这种空间使一切公务得以仿家务化,使一切人际关系仿血缘化。被求见的一方即使只是喝一杯清茶,或者只是吃几口清淡野菜,也还是比坐在办公室里要好对付十倍。

“只要他来了,事情就成功了一半!”请客的一方总是这样说。他们知道语言的功能有限,因此他们需要餐厅或酒吧这个场景里的一切无声地参与谈话,需要用这里的一切色彩、气味、音响等等来说服对方。

在这一点上,对香水气味、领带款式、演说风度等比较粗心的很多中国人,倒是显出特有的细心。

家 乡

家乡也是一种场景，只是范围更大一些，内涵更多一些。我上面提到的大队书记，多年后当上了县委书记，办事雷厉风行也专横跋扈，有一次检查市容卫生，发现刚刚洗净的水泥广场被人吐了一口痰，他便勒令犯事的老汉跪在地上将痰舔去，谁来说情也不通融；有一次发现公路塌陷了一大块，他便一杯剩茶泼在交通局长脸上，把对方骂得狗血淋头，逼他到修路工地上去挑土，肩上不磨出血就不准回来见他。这个阎王爷出行都是警车开道，警笛声呜呜鸣响彻县城，吓得鸡飞狗跳。如果是从地区或者省里开会回县，一进入县界，必有大小官员在路边恭迎大驾，提心吊胆地看他的脸色，听见他咳嗽一声也差点要吓出尿来。

正因为这样，他贪污两百多万元案情败漏之时，县城里响起了一阵阵鞭炮以表庆祝，人们喜不自禁地奔走相告。

让人稍觉奇怪的是，唯有家乡人对此大为奇怪，根本不相信他们的四满伢子会是一个贪赃枉法之徒。以至法院开庭审判的时候，几十号男女老少自动去法院请愿求情，跪在大门口呼天喊地，要还县太爷一个清白。他们还派人找到我，找到更多的人，要我们一定想办法疏通关节，让法院对这个案子从轻发落。武妹子硬要我收下两个脸盆大的糍粑，说四满哥是个最朴实的人，每次回家探亲，见人犁田就帮着犁田，见人打禾就帮着打禾。有一次大年三十，家家都在过年，村里的一头牛不见了，他整整一个晚上翻山越岭，身上被树刺刚出道道血痕，硬是带着人追上了偷牛贼。这样的人怎么可能为非作歹？又说，他富贵而不舍旧情，回乡来一般都要